



麻辣烫



过去已成定局，未来
还有一万种不同轨迹。

破茧逐光
迎难而进

□彭耕耘

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。20世纪50年代末，中苏关系趋于紧张。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嘲讽来访的周恩来总理说：“我出身于工人阶级，你出身于资产阶级。”其言外之意是你没有资格来与我谈无产阶级的道理。周恩来从容回应：“你说的没错。”赫鲁晓夫正得意自己占了上风，没想到周恩来话锋一转，犀利反击：“但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各自的阶级。”走修正主义道路、大肆否定列宁和斯大林路线的赫鲁晓夫一下子被戳中了要害，顿时哑口无言。

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，却能自主选择要走的人生道路。周恩来出身富庶家庭，本可尽享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但他从小便立下“为中华崛起而读书”的宏伟志向，毅然背弃家族安排的道路，坚定地踏上了革命征程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上，像周恩来这样心怀大志、舍弃优越出身投身革命的仁人志士，不在少数。

朱德，在北洋政府时期担任靖国军旅长，是滇军名将，后来还官至昆明警察厅长，生活待遇优渥，社会地位颇高。从当年留下的照片中可以看到，他骑在高头大马上，身披洋统大衣，英姿飒爽，是许多人眼中的成功典范。然而，在接受革命思想洗礼后，他毅然选择追随共产党，辞去高官厚禄，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革命道路。此后，他的生活条件与往昔相比有着天壤之别，还时刻面临巨大的生命危险。在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转移的过程中，面临敌人的围剿追杀，朱德的原配夫人伍若兰为掩护他突围，英勇牺牲，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。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何放着好好的大官不当，却冒着掉脑袋的危险，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。

彭湃出身于地主家庭，家中良田数千亩。接受革命思想后，他支持打土豪、分田地、均贫富的革命目标，并且先从自家做起，将家里的资产分给贫苦百姓。为了防止他“败家”，亲兄弟们分产自立。彭湃把佃户们召到自己家里，当众将他名下的田契全部烧毁，并宣布：“日后自耕自食，不必再交租谷。”长辈被他气得吐血，骂他是“逆子”。当时的人们很难理解他的举动，甚至笑话他“疯癫”“离经叛道”。

杨汉秀出身于富商家庭，其伯父杨森是权倾一方的四川军阀。然而，接受革命理想熏陶的杨汉秀，拒绝了家族安排的婚姻，选择与一位志同道合的教师（地下党员）结婚。丈夫牺牲后，她毅然投奔延安，到“抗大”“鲁艺”学习，并改名“吴铭”。后来，她受组织委派回到重庆开展地下工作，不幸入狱。国民党反动派对她的威逼利诱都无法令她改变立场，最终其伯父杨森竟然下令对她的处以死刑。

当年，还有众多像杨汉秀这样的知识青年，冒着生命危险，克服重重阻力，从国民党统治区奔赴延安。解放区的生活与上海等城市相比，可谓是天壤之别，他们的举动在一般人看来难以理解。

为什么这些革命先驱要放弃高官厚禄，舍弃优渥的物质生活，不惜忍受苦难，也要背弃自身所属的阶级？答案就在于他们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。为了大众的解放，为了广大民众不再受剥削和压迫，他们宁愿自己作出牺牲，舍弃小我，成就大我，从而选择了这条光明却曲折的道路。在这条通往理想的道路上，他们以百折不挠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，用牺牲与奉献彰显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。



注意安全

今天师傅来装空调，我一再提醒他小心点，安全第一。

他说：“看不出来，你年纪不大还很谨慎。放心，我干活很利索的。”说完，他就从窗台上滑下来，一屁股坐在我养了五年的仙人球上。

那一刻，一到三十三楼的声控灯全亮了……

为何打架

楼下的理发师把一个卖糖葫芦的小贩给揍了。到派出所，民警问理发师：“你为什么揍卖糖葫芦的人？”

理发师说：“我在屋里给顾客烫头发，他在外面拼命喊烫糊喽。”

白发与中年

□蔡培均



(CFP 图)

未散尽，新的白发又从发根钻出来，像春天里冒尖的草，挡不住也除不尽。

看久了也就看淡了，看淡了也就慢慢自我和解。对抗不如接纳，就像面对季节更迭，不必惋惜落叶，只需珍惜冬日的晴朗。面对潮起潮落，不必焦虑退去的浪，只需收藏沙滩上的贝壳。

时间是最好的疗愈大师。不能改变环境就改变自我，这是现代人很阿Q的生活方式。生活已然不易，何必自我为难，白发想长就长，只要不是大面积突袭，缓缓生长也是自然规律。

毕竟人得接受，生命从出生就是走向死亡的过程，这结局不容逃避，只是有的了无遗憾，有的猝不及防。在生命这个宏大叙事面前，很多当初无法接受的、备受

打击折磨的，到最后多是云淡风轻，被遗忘被忽略，就像一段小擦伤，不动声色地自我愈合。

而白发，它不是用来被“消灭”，而是用来被“看见”，看见往昔的自己，为家庭奔波的日夜，为工作付出的心力，岁月在身上留下的真实印记。白发，更像是一次友善的自我提醒，提醒着人生即将迈入下一个阶段，这阶段身体机能即将面对的困境，也提醒着要更关注自我需求。

不是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三万天，每一天都是限量版。而每一天又极易被忽略，太多的身不由己、力不从心、无可奈何乃至无能为力，有得到就有失去，失去的来不及说再见，再见的未必是当初，余生每一天都是一道如何道珍重的课题。

当执念慢慢放下，中年人的心境便多了一层通透，慢慢地从面向外界需求，转向关注内心对话，更愿意把时间花在“向内看”。就像清晨泡一壶茶，慢品茶叶的回甘，傍晚在阳台侍弄花草，欣赏露珠从叶片滑落，睡前翻几页

书，只享受文字带来的平静。

话少喜静逐渐成了中年人的标配。那些曾经辗转难眠的烦恼、耿耿于怀的得失，逐渐被“不过如此”的坦然取代。就像爬山到半山腰，不再执着于“一定要最快登顶”，而是停下脚步，静看沿途的风景，远处的山岚、近处的溪流，还有脚下踩过的每一步路。在它们身上，自带沉稳，那是岁月沉淀的礼物。外表从容，内里如何，各自独自品味。

古人云，“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”。其实中年困惑更多，只是不再执着去追问或是拘泥于何种答案。而是以经年的积累和勇气迎接所有即将到来的无常，以求能从从容容走向生命的夕阳。

而中年拼力积攒的这份从容，是在与白发的一次次“对峙”中，在学会取舍、与自己和解中慢慢磨出来的，接受了中年是另一段旅程的“风景台”，懂得更珍爱自我。

每一段岁月，都有它该有的模样，正如每一根白发，都是生命里值得珍藏的过往，它是时光寄来的明信片，上面写着：慢慢来，好好活。



扁担

□贺彦豪

刚去农村插队的时候，生产队长祥叔特意给我制作了一根扁担。这是一根用麻竹劈削而成的扁担，别看它长不过一米多，两头弯弓似钩，用它挑七八十公斤的重物也不会被压弯。

刚到山村，祥叔看我年纪轻、个头小，就照顾我去送秧苗。扁担成了我形影不离的伙伴。我插队的那个小山村，耕种的都是梯田，远远望去就像一级一级的台阶。

我们知青和农民一起，在炎炎烈日下，赤裸着上身，顶着竹斗笠，在大田里劳动。

我挑着一担又一担的秧苗走在窄窄的田埂上，有时不小心便连人带秧苗跌进泥田，全身沾满了泥浆，但见大伙儿都干得挺欢，我也没当一回事。

天气转凉，农民们开始上山砍柴。那天大清早，祥叔跑到知青点告诉我们说，挑柴是重体力活，问我们去不去。

记得上山砍柴的第一天，临下山

时，大家都忙着把松木柴装进自己的竹筐。祥叔走过来，对我说：“你个头小，不要挑太多，松木柴很重的。”我说：“不要紧，锻炼一下也好。”于是，我装了满满一竹筐松木柴。下山后，一过磅，竟有七十多斤。

我这个人喜欢逞强。第二天上山，我暗下决心要比其他知青挑得更多一些，一下子把两个竹筐装得满满的。我咬着

牙挑起来，觉得很沉，但还是硬撑着挑下山。一路上走走停停，慢慢地觉得肩上被压得好疼，两腿像筛米糠一样颤抖着。走到一个陡坡时，脚一滑，站立不稳，打了一个趔趄，嘎吱一声，扁担断了，我也跌坐在地上，一担松木柴散落一地。还好，脚没被砸伤。望着折断的扁担，我沮丧极了。祥叔过来把那些柴捡好，帮我挑下了山。后来听人说那担柴足足有一百公斤，我吓了一跳。回家后，我累得躺在床上睡了一天一夜。

山里的竹子多，后来，祥叔又给我做了一根扁担。

小小的扁担，挑起了一段难忘的知青岁月。

簪花

□游惠艺

一同来的我的爱人不解女儿心，他对女儿说：“小孩儿，簪啥花呀！”而女儿的目光落在每一个簪花的女子身上，像蝴蝶一样心思向着落在哪朵花上面。到别的地方旅游是为了看美丽的风景，而來泉州旅游，不但是要看美景，更是要美自己，来寻找一个加倍美丽的不一样的自己。

小渔村的能耐是让一个平凡女子簪花后焕发美丽的光芒，不论是从前面看，还是从背后看，都耐人寻味，背后像太阳下的向日葵熠熠生辉，前面像圆月下的嫦娥款款情深。女儿把妈妈的手抓得紧紧的，唯恐错过簪花的美妙时刻。此刻，在她眼里花花绿绿都是别人头上的花，此刻的美景在她眼里就是一个万花筒，挑得她心痒痒的按捺不住。

寻一位五六十岁的婆姨给女儿簪花。

在五颜六色的服装中，挑了一件粉色的汉服给女儿穿上，化了妆后，女儿终于如愿地坐上簪花的凳子。婆姨扎起她的马尾辫，接上一束一米左右的长发。这长发按大小依次绕上三圈盘成一个海螺状的发髻，用两三根叉子固定，把散落的发丝塞进发髻里。这时候的女儿立马不一样起来，显出精致的模样。

婆姨从海螺状发髻开始，从后往前依次在头上套上白色花、红色花、黄色花、粉色花的发圈。四圈下来，一个美丽的海螺姑娘就出现在我们眼前。这样还不够，从前往后，婆姨开始插花了，茉莉、玫瑰花、菊花……一朵朵花儿挤挤挨挨地开放在女儿头上浓缩的花园里，洋溢着春天的生机，散发着熠熠的光。

一边看女儿簪花，一边看婆姨们忙碌，以及进进出出的簪花女。我说：“阿姨，多好呀！不用出门，在家就有稳定的收入。”

从簪花店里出来，簪花的女儿身着飘逸汉服，脸上洋溢着笑颜，走在街上，似乎穿越回了古早时代。

穿过街巷，在蚝壳垒起的墙体前留影。走到码头，夕阳正泛着金色的霞光。霞光中穿着汉服的簪花女儿，美得让人目不转睛。



石锤下飞出的歌

□赖瑞禹

叹：他们几乎不用低头审视，手上的动作行云流水。铁锤挥洒，石屑纷飞，那姿势竟像是在抚养一件传世的乐器。

不知啥时从哪个角落，先响起“一时失志毋怨叹”低沉的吟唱。这歌声粗粝却富有沧桑感，很快便有人应和。渐渐地，整个石场都沉浸在酣畅淋漓的歌声里。那歌声与敲击声完美地融合，锤起歌扬，震荡声沉，俨然一曲舒朗和悦的交响乐。他们用歌声调节着呼吸的节奏，用韵律驱散着疲惫。我细细观察这些匠人，有位满脸络腮胡的汉子唱得最为投入，眼睛微闭，头颅随着节奏轻轻晃动；旁边一位清瘦的老者较为含蓄，只是嘴角微动，手上的活计却丝毫不乱。他们性格各异，却都在这一刻哼唱同一首歌。

日悬半空，火辣辣的阳光直射下来，石头表面泛着刺眼的白光。匠人们古铜色

的脸颊上沁出细密的汗珠，背部的衣衫湿透，可他们的动作依然从容不迫，铁锤每一次落下都精准无误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他们的眼睛并不拘泥于手中的活计，反而时常望向远方的天空。那神情，倒像是在与料石对话，与清风酬和。铁锤起落间，气出丹田，流转腕指，既用蛮力，又使巧劲，该去的石屑纷纷落下，该留的纹路渐次显现。这哪里是在打石，分明是在用最质朴的方式谱写生命的乐章。

午间歇息时，我与几位匠人闲聊。一位姓陈的老师傅抹了把汗，苦笑着：“父母没珍惜，让儿子打石啊。”这话里带着几分自嘲，却也不无自豪。大家说起童年时光：在麦田里拔猪草，在山坡上放牛，雨天时躲在那些“皇宫起大厝”的屋檐下。那些雕花墙堵、凹凸有致的门楣，早就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埋藏了美的种子。如今，当他们面对这些石头时，仿佛能听见石头的低语，看见石雕中蕴藏的生命。莲花在他们手中摇曳，龙凤似乎随时都要破石而出。

石雕场子里，堆叠各种成品、半成品，雄狮、亭子、牌坊……这些精工细作的石雕，让人心潮泛起，浮想联翩。

当初阳从远处的山峦露出时，匠人们便三三两两来到场里，各自寻着未完工的块石旁坐。他们手中那磨得发亮的铁锤和钢錾，在朝晖下闪着金属特有的光芒。不多时，“咣咣咣”的敲击声便此起彼伏地响起，像是大地刚醒来的心跳，沉稳而有力。你若走近细看，定会为他们的技艺惊

(CFP 图)

未散尽，新的白发又从发根钻出来，像春

天里冒尖的草，挡不住也除不尽。

看久了也就看淡了，看淡了也就慢慢自我和解。对抗不如接纳，就像面对季节更迭，不必惋惜落叶，只需珍惜冬日的晴朗。面对潮起潮落，不必焦虑退去的浪，只需收藏沙滩上的贝壳。

时间是最好的疗愈大师。不能改变环

境就改变自我，这是现代人很阿Q的生活

方式。生活已然不易，何必自我为难，白发想长就长，只要不是大面积突袭，缓缓生

长也是自然规律。

毕竟人得接受，生命从出生就是走向

死亡的过程，这结局不容逃避，只是有的了无遗憾，有的猝不及防。在生命这个宏

大叙事面前，很多当初无法接受的、备受

打击折磨的，到最后多是云淡风轻，被遗

忘被忽略，就像一段小擦伤，不动声色地

自我愈合。

而白发，它不是用来被“消灭”，而是

用来被“看见”，看见往昔的自己，为家

庭奔波的日夜，为工作付出的心力，岁

月在身上留下的真实印记。白发，更像

是一次友善的自我提醒，提醒着人生即

将迈入下一个阶段，这阶段身体机能即

将面对的困境，也提醒着要更关注自我需

求。

打击折磨的，到最后多是云淡风轻，被遗

忘被忽略，就像一段小擦伤，不动声色地

自我愈合。

而白发，它不是用来被“消灭”，而是

用来被“看见”，看见往昔的自己，为家

庭奔波的日夜，为工作付出的心力，岁

月在身上留下的真实印记。白发，更像

是一次友善的自我提醒，提醒着人生即

将迈入下一个阶段，这阶段身体机能即